

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音乐分析及演唱探讨

任 廷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以孔子《猗兰操》为文学渊源，经当代作曲家艺术化改编，成为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融合的典型范本。本文以音乐分析与演唱实践为双重视角，系统探讨作品的艺术特征，为演唱者提供实践参考，同时为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当代诠释与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音乐分析；演唱探讨

DOI:10.12417/2705-1358.25.17.037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创作交融的重要载体，其以古典诗词为文本根基，通过音乐化的艺术加工，既保留诗词的文学意境，又赋予其可听可感的声韵之美。

《幽兰操》作为其中的经典之作，源起孔子“见兰而作”的《猗兰操》，经当代作曲家赵季平以现代音乐语言重新创作，将“兰生空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君子品格与“虽困不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凝练于旋律之中，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文化桥梁。

1 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概述

赵季平作为当代作曲家，其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始终以高规格文学内容为根基，在继承上世纪青主、黄自等前辈作曲家传统技法的同时，积极融合现代作曲理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达路径。作品以古诗词规整的文本结构为依托，采用悠扬的旋律线条呼应诗词韵律，通过一字一音的基本创作手法，实现歌词与音乐的高度契合，最大程度还原古诗词的深刻内涵与意境^[1]。在表现形式上，《幽兰操》突破了古曲演唱传统单一的模式。作品首演时选择与管弦乐队合作，并创新性加入古琴伴奏，形成中西乐器交融的伴奏体系。这种多元组合不仅拓展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表现维度，更通过独唱与复合伴奏的配合，强化了作品的时代感与艺术张力。

2 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音乐分析

2.1 旋律分析

《幽兰操》的旋律设计紧密贴合歌词意境，通过节拍、音程与线条的有机组合，形成层次分明的音乐叙事。从节拍特征看，作品以4/4拍为主体框架，仅在再现段采用4/4拍与6/4拍交替处理方式，这种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结合，为旋律展开提

供了基础节奏支撑。具体到A乐段，其a乐句以四度跳进起始，赋予旋律初始的张力；至乐句尾部，旋律转向级进为主的平稳走向，线条起伏趋于和缓，营造出兰花在空谷中舒展摇曳、怡然散发幽香的宁静氛围，整体呈现圆润平滑的听觉质感。进入B乐段，旋律展开更具动态性。b乐句以四分音符与附点二分音符为主要节奏型，旋律线条被横向拉长，形成舒展的音乐形态。前两句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仅对句尾进行微调，推动旋律以波浪式线条向前发展，配合高音区的音域布局，传递出情感的激越与炽热。其中“渭水泱泱”“奕奕清芳”等唱词采用级进处理，进一步强化了旋律的流畅性；句末两小节的二分休止符则形成短暂停顿，在音响空白中留白遐想空间，暗合君子于复杂环境中坚守操守的内在定力。在再现部分A'乐段，创作延续了A乐段的乐句素材，通过节奏拉宽与“同头换尾”的变奏手法，结合4/4与6/4拍的交替转换，使音乐形态既保留原有的意境基调，又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2.2 曲式结构分析

作品以八小节前奏开篇，伴奏织体模仿古琴拨弦效果，采用琶音进行的演奏方式，配合全音符连线的悠长旋律与自由舒缓的速度，从听觉层面奠定了全曲古典淡雅的基调。进入主体部分，A乐段由(5+5)的同头换尾平行二句式构成，聚焦兰花于幽静山谷中散发幽香的意象。其a乐句以琶音伴奏营造悠远氛围，通过三连音与九连音的下行、上行交替进行，自然引出a'乐句；间奏中装饰音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古诗词的韵味特征。这一结构设计既保持了音乐的连贯性，又通过“同头换尾”的变奏手法，在稳定中注入细微变化，暗合兰花孤独坚韧却积极豁达的品格。B乐段包含两个(5+5+5)结构的三乐句，由八小节间奏衔接。乐段中出现大跳音程与全曲最高音，传递出抱负未展的激越情绪；b与b'乐句在保留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仅对末

小节进行二度模进的节奏调整,配合高音区的旋律布局与大山型线条的延展,形成优雅绵长的音乐形态。c乐句则转向节奏变化,以二八节奏型与休止符结合加速音乐流动,同时通过全音符、二分音符的时值拉长与十六分音符、附点十六分音符的衬托,丰富和声层次;6/4拍的引入更巧妙衔接了后续乐段的再现。A'乐段作为A乐段的精简再现,采用(4+4)平行二句式,通过4/4拍与6/4拍的交替转换,在保留原段意境的基础上完成结构收束。最终以弱力度的全音符连线收尾,使音乐余韵在“幽幽其芳”的意境中自然消散,实现从音乐形态到精神内核的完整闭环。

2.3 钢琴伴奏分析

钢琴伴奏在《幽兰操》中并非简单的烘托陪衬,而是与词曲共同构建音乐氛围、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其织体设计与情感表达深度融合,成为人声演唱的有机延伸。在A乐段,伴奏通过细腻的织体变化呼应歌词意象。“猗”“幽”等长音处,左手采用十六分音符与三十二分音符琶音,以快速流动的音型丰富听觉层次;b乐句则延续左手八分音符分解和弦,形成委婉连绵的音响效果,与兰花在空谷中悠然散发幽香的意境相契合。进入B乐段,伴奏功能转向情感推动。为突出音乐高潮,左手采用持续三连音织体,以流水般的音型层层推进,强化音乐发展的动力;c乐句伴奏织体转为柱式和弦,结合左手连续三连音进行,进一步烘托歌曲的激昂氛围,使情感表达更具张力。间奏部分,左手换用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连续进行,以重力度将音乐推向重复乐段;右手则通过旋律音八度加三音构成和弦,增强旋律的突出性,为主题再现奠定基础。重复B乐段时,伴奏型从三连音调整为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形成与前一乐段的听觉对比,既保持情感递进的连贯性,又通过流动性的加强丰富音乐层次;c乐句结尾以柱式和弦与连续三连音加琶音的复合织体收束,配合全音符四拍的悠长旋律,自然过渡至再现段。A'乐段伴奏回归初始的委婉基调,以左手八分音符琶音为主,从B乐段的激昂情绪中平缓过渡;结尾处左手短琶音与右手连续上行旋律音的结合,在无限延长的余韵中营造空灵飘渺之感,最终实现音乐情感的升华。

3 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演唱探讨

3.1 咬字、吐字

咬字与吐字是声乐演唱中传递语言美感、塑造艺术形象的核心技术,其本质是通过对字头、字腹、字尾的精准控制,实现“字正腔圆”的艺术追求。在《幽兰操》的演唱中,咬字吐字的处理既遵循中国民族声乐的传统规范,又结合作品的古典意境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特征。A乐段的咬字吐字以“稳”与“润”为基调。例如“兰之猗猗”中的“兰”字,演唱时需以舌尖轻抵上齿背清晰咬准声母“l”,字头发音坚实而富有弹性;韵母

“an”的归韵则需将声音集中于“n”的哼鸣高位置,避免音色发散。“猗”作为闭口音,发“i”母音时需保持软腭抬起,将声音“挂”在高位置,防止因口型过紧导致音色扁薄。“扬扬其香”的“其”字,需在“扬”字归韵时提前咬住“i”母音的位置,确保从“扬”到“其”的音色衔接圆润统一。“众香拱之,幽幽其芳”中,“拱”字虽处中音区,仍需保持高位置共鸣,唇形适度拢圆以增强音色厚度;“幽”字发“ou”母音时,嘴角向中间集中形成稳定口型,“芳”字则需依次完成“f”声母的咬字、“a”字腹的延伸及“ang”字尾的归韵,过程中口腔内部逐步打开,软腭持续上抬,使字腹与字尾的拼合自然延迟,形成悠长的音色流动感。

进入B乐段,咬字吐字的技术要求随情感推进更趋细腻。“文王梦熊,渭水泱泱”作为全曲首次出现最高音的唱段,字头的咬字需兼顾力度与弹性:“文”字先清晰发出“w”声母,再平稳归韵至“en”;“王”字的“ang”母音需保持上腭抬起状态,避免因高音压力导致口腔塌陷;“渭”字咬住“ei”声母时,软腭需始终保持抬起,防止声音下沉。“泱”字因旋律连续三个音下行,演唱“ang”母音时需充分打开上口腔,确保音色圆润饱满^[3]。

3.2 气息的运用

在《幽兰操》的演唱中,气息运用需根据乐段情绪与旋律特征进行针对性调控,以实现“气随情动,声由气发”的艺术效果。

A乐段的气息处理以“稳”与“润”为核心。“兰之猗猗”起始乐句旋律起伏较大但字数较少,对气息的连贯性要求较高。演唱“兰”字时,虽需完成上行四度的音程跳跃,却需保持歌唱位置稳定,避免因音高变化导致气息起伏,此时需口鼻同时吸开,横膈膜下沉扩张胸腔,小腹适度收紧,通过腹肌收缩控制气息匀速呼出,确保音色统一且流动自然。“猗”字因一字对应三音,需在气息的持续支持下减弱音量,形成一咏三叹的吟诵感;尽管处于中低音区,仍需保持声音挂高位置,依靠稳定的气息将声波传至共鸣腔,避免音色闷暗。“扬扬其香,众香拱之”唱段速度稍快,近似古典诗词的吟诵节奏,此时气息需在流动中保持稳定,演唱者可借鉴“叹气”时的放松状态,使气息均匀覆盖八个字的行腔,既避免断气,又增强语言的韵律。

B乐段作为全曲高潮重复两遍,对气息的支撑力提出更高要求。“文王”二字因一字多音的旋律设计,需在起唱时保留部分气息储备,为后续“梦熊”二字的情感推进预留动力;“渭水”一句起始于高音区,演唱者需口鼻快速吸气,横膈膜瞬间下沉向外扩张,同时保持喉头放松状态,避免因高音压力导致喉部紧张。此时,腹肌与横膈膜形成对抗压力,为持续的高音

演唱提供稳定支撑,使声音既明亮集中又富有韧性,契合“抱负未展却奋进前行”的情感表达^[4]。

3.3 情感表达

《幽兰操》的情感表达以古诗词的意境美为根基,通过对兰花意象的深度诠释,传递出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A乐段的a乐句以“寂静幽兰”为意象,要求演唱者以“mp”力度起唱,用平静柔和的音色勾勒兰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散发幽香的柔美姿态。此时需注重古典韵味的营造:“猗”“芳”等字可通过轻微的倚音润色增强诗意;“其香”“拱之”处略加强语气,突出兰花香气的悠长;“幽幽”二字则需弱声处理,声音轻柔且挂高位置,如拉伸橡皮筋般保持上下张力,使“幽幽其芳”的意境更显空灵。a'乐句力度转为“mf”,情绪从柔美转向沉稳,需通过稍显激动的声线传递兰花“王者之香”的刚毅,此处对应孔子未得赏识却坚韧自守的心境,演唱者需以沉稳的态度收束声线,避免情绪外溢,凸显君子“不坠其志”的内在力量。B乐段作为情感的核心推进部分,要求演唱者以更充沛的情绪渲染典故深意。“文王梦熊”的引用暗含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追寻,演唱时需以“mf”力度坚定发声,语气中融入期待与执着;随着旋律上行,情感逐渐推进,高音区的演唱需保持通透饱满,将“待伯乐而进”的激越感传递至听众。“奕奕清芳”处的渐弱处理是情感的巧妙转折,通过音色的收束对比,

强化兰花高洁品格与世俗环境的反差。“雪霜茂茂”一句虽描写困顿境遇,却需以饱满的情绪递进,在“雪霜”的艰难意象中注入憧憬的亮色;至“君子之守”时,语气转为肯定而坚定,将“在苦难中忍耐、在坎坷中向善”的人生态度凝练于声线,完成从个体际遇向精神升华的情感跨越。从a乐句的柔美静穆到a'乐句的沉稳坚韧,从b乐句的期待激越到“君子之守”的坚定从容,《幽兰操》的情感表达始终围绕“兰花”这一核心意象展开。演唱者需以“眼前有兰,心中有境”的代入感,通过力度、速度与语气的精准调控,将作品“豁达积极”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的声音形态,最终实现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声乐表达的深度融合^[5]。

4 结语

《幽兰操》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部承载古典文化精神的艺术载体。通过音乐分析可知,其钢琴伴奏绝非简单的“陪衬”,而是与声乐旋律共同构建意境、推动情感的重要力量;从演唱实践来看,咬字吐字的“字正腔圆”、气息运用的“气随情动”、情感表达的“境由声生”,共同构成了作品艺术诠释的技术支撑与美学内核。未来,随着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与演唱实践的不断丰富,对其艺术特征的研究亦需持续深化。

参考文献:

- [1] 张晓曼.赵季平四首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探究[D].河南大学,2024.
- [2] 刘晓文.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弹唱技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4.
- [3] 雷博文.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的演唱风格探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4.
- [4] 蔡美婷.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的音乐美学探析[J].匠心,2024,(01):127-129.
- [5] 易靖平.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的演唱特点[J].艺术大观,2023,(33):17-19.